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四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四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第一回 聚珍堂



44 29 15
(11)

雙紅堂
小説



雙紅堂
小説
54 (11)

科2975

紅樓夢

紅樓夢卷四十七

第四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獸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
 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
 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裡面
 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
 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
 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碍着
 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

去論曹

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字我聞得你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甚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爾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着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

了來該添甚麼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畧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這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拔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太太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甚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

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他們又弄了甚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甚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這個了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麼也都散了了頭忙答應找去了衆人趕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了鬟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了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一只

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着只得和這小了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僭們鬪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僭們一處坐着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僭們娘兒四個鬪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西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僭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

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賭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鬪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甚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

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兒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耍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着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着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眾人笑道數了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倒底小氣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是矩規鴛鴦代洗牌的因

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人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了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了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數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裏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鬪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

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止正說着偏平兒怕錢不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道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畧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

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眼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儻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到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盃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方便沒躲過賈母

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脾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甚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脾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眾人都笑了鴛鴦笑

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
是我那裡記得甚麼抱着背着呢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
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
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
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
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牕外站着悄
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
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攔在我和太太
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
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

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搵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
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
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
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
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搆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
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
下這裡鬧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
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
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
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

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的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日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致眠花卧柳

吹笛彈箏無所不爲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走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玉山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我張羅人去了

說着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墳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墳站不住我背着家人走到那裡去瞧了一瞧畧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沖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沖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

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有積聚的縱有幾個錢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痕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

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了爲是只是你要果眞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說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至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頭尙榮的臉面只得忍了一忍

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趑趄着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甚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避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也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旣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下處偕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

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得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馱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甚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

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的，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揪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

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帶
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偕們先
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笑道這
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
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鏗的一聲背
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
由已便倒下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
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
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來又被湘蓮用腳尖點了一點
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

爲甚麼呔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
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
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
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
不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噉噉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
此我只當你是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
拉起來向葦中淨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
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
用拳頭向他身上搗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
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爲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湘蓮

道不用拉傍人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甚麼你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蓮又一拳薛蟠噉了一聲便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噉噉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膾膾怎麼喝得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猶未嚙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膾膾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

饒我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倒熏壞了我說着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鐙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扎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懼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廝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眾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

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坑裡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倚角上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趲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趕到關廂里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拍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苦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賈珍也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

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甚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偕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着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做大事告訴衆人

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
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與師動眾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
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倒底是你想得到我一時氣糊塗
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
縱似一天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
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
媽喝任小廝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
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聽
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若不鬪牌刑夫人如何回去眾人如何又來是
文章借景脫卸法又借鳳姐戲謔了結鴛鴦一案
賴大家一席不但探春異日興利除弊派人管園於
此起念且薛蟠受打及湘蓮救薛蟠尤三姐自刎等
事皆因此席而起

柳湘蓮同秦鍾相好寶玉蓮蓬是借境補寫

寶玉因在馮紫英家私同蔣琪互換腰巾致受痛責
薛蟠亦因在賴大家誤認湘蓮致遭毒毆迢迢相照
湘蓮向寶玉說眼前就要出門想見此時湘蓮心中
已早有算計薛蟠之念

薛蟠要同湘蓮打官司薛姨媽要告知榮府若無寶釵勸住不能了結借此撇開不但有隨起隨落之妙且爲後文湘蓮救薛蟠地步

紅樓夢卷四十七終

紅樓夢卷四十八

第四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饒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三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裡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